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十五回 挖雙睛鄧車吸呼死 祭拜弟俠義墜牢籠

且說徐三爺提了鄧車的眼珠子，要奔五接松祭墓。正走在廚房門口，自己一想：「打屋裡找一張油紙，將眼珠包上，不然，到墳前豈不干了？」啟簾來至廚房，正有一個廚役王三在那裡喝酒，見三老爺進去，嚷道：「老爺喝酒。」三老爺說不喝，叫道：「王三，你知道不知道五老爺死了呀？」王三問怎麼死的，三爺說：「讓王府的人亂弩射死了。」王三聽說，大哭道：「可惜老爺那個歲數。但不知埋在那裡？」三爺說：「在五接松。我這就是去祭奠。」王三說：「我在廚房與老爺備點祭禮。」三爺說：「有了。」王三說：「什麼祭禮？」三爺道：「是眼。」王三問：「是豬的，羊的？」三爺說：「人的。」王三說：「哎呀！我的媽呀！那個人的？」三爺說：「你看，是鄧大哥的。你拿點油紙來，我包上。」王三說：「你老自己去取罷，嚇的我腿轉了筋了。就在那箱子底下呢。」三爺自己去拿，也有繩子，也有油紙。三爺將眼珠包好要走，又怕廚子與四爺送信，不容分說，就把個廚子四馬攢蹄捆上，拿過一塊抹布把嘴塞上，說：「暫且屈尊屈尊你。」出門去了。

走在夾道，聽屋中有人說笑。到裡面，是展爺的兩個小童。小童一瞧，說：「三老爺請坐。」三爺說：「找你們老爺去，我在這裡等。」那個小童跑去送信展爺。正在大家勸解大人之時，小童進來回話說：「三老爺在咱們屋中，請老爺說話。」展爺說：「我無有工夫。」四爺說：「幸虧我三哥沒來請，大弟你就去罷，將他伴住，千萬別叫他上來。」展爺點頭說：「印可先交給你看著。」四爺說：「是了，你去罷。」

展爺回到自己屋中，見三爺落坐。三爺說：「大弟，我們老五死了。」展爺一驚，心中說：「他怎麼知道咧？」遂問說：「三哥聽誰說的？」三爺說：「鄧大哥說的。」

展爺說：「你知怎麼死的？」三爺說：「亂弩箭射死的。」展爺方知徐三爺知道了，不覺淚下，哭道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！」三爺說：「你別鬧這個貓兒哭耗子了。」展爺著急道：「三哥，這時候還說戲言。」三爺說：「本來你是個貓，他是個鼠，豈不是貓哭耗子呢？」展爺說：「五弟一死，焉能不慟？」三爺說：「你要真慟，上墳上哭一場去。」

展爺說：「就是五接松墳上麼？」三爺說：「是。」展爺說：「去不了。聽四哥撈印回來說，墳上有埋伏，若讓人拿住，大丈夫死倒不怕，就怕囚起來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行，可不是玩的。」三爺說：「我知道你不去。你聽見他死，你更願意了。當初在陷空島將你囚在通天窟，改名叫閉死貓，差點把你的貓尿沒閉出來。你聽他死了，更趁了你的願了，說『可死了小短命兒』，是不是啊？」展爺氣忿忿的說道：「是那個人對你說的？」

三爺笑說：「我想著是這樣，沒有人說，你別著急呀！」展爺聽了說：「這就是了，我二人左右護衛，焉有不慟的道理。」三爺說：「同我上墳去，我方信是真交情。」

展爺被個渾人說的無法，只可點頭，暗想：「得與四爺送信去，四爺若知道，準不叫去了。」展爺道：「我備些祭禮前往。」三爺說：「有了。」展爺說：「什麼祭禮？」

三爺說：「眼。」展爺問：「是豬的，羊的？」三爺說：「人的。」展爺問：「誰的？」

三爺道：「鄧大哥的。」展爺說：「就是刺客鄧車的眼睛？」三爺說：「就是他的。」

展爺說：「三哥，你太粗魯了，四哥還要問他襄陽的事情，你怎麼把他的眼睛挖出來了？」

他還肯說嗎？」三爺說：「我這就要死了，誰管襄陽不襄陽的哪！」展爺問：「你去死去呀，不回來來了？」三爺說：「我不回來來了。」展爺說：「我哪？」三爺說：「你別不回來呀，你回來好送信。」展爺說：「使得。」展爺用了一個眼色說，叫童兒好好的看家。小童兒答言說：「是，老爺放心罷。」三爺說：「你二人看家？」童兒說：「是，我們看家。」三爺說：「先捆起來，口中塞物，不然你們與四老爺去送信。」小童兒說：「不敢送信。三老爺捆我們，可受不的。」三爺說：「便宜你們罷，跟我們前去祭墓。」

小童兒只得點頭答應，想著三老爺一個不留神，就暗地與四老爺送信。焉能知曉，三老爺素常是個渾人，一點細微地方沒有，這天他偏留上神咧。他叫小童兒、展老爺在前，他在後面跟著。小童兒不敢抽身，直奔馬房，叫馬房人備上四匹馬。大家乘跨坐騎，仍是徐慶在後，直到城叫開城門。

主僕出城，天氣尚早，城門仍然關閉。三爺放了心，準知童兒不能回去送信。逢人打聽道路，直到晨起望，穿村而過，走錦繡崖、鷹愁澗，到小山口往北，就看見了正東上蟠龍嶺，怪石嵯峨，上邊有五棵大松樹，密密蒼蒼，枝葉接連。樹下有土山子一個，土山子前一個大墳，墳前有石頭祭桌，石頭五供，有石碣子一個。徐慶不認識字。展爺遠遠望見石碣上邊刻的是「皇宋京都帶刀三品護衛大將軍諱玉堂白公之墓」。展爺一見，不覺淒然淚下。徐慶說：「別哭，等到墳前再哭不遲。」從盤道上山，道路越走越窄。

小童說：「請二位老爺下馬，馬不能前進了。」大家下馬，這小童兒拉定，在此等候。

二位上山。

這蟠龍嶺是得繞著彎兒上去，此山就是蟠著一條龍的形象，好個風水所在。行至上邊，展爺肝膽欲裂。徐三爺說：「等我擺祭禮。」由懷中取出眼珠兒來，隨掏隨走。兩個人並肩而行，未走到墳前，就覺著足下一軟，哎呀不好，「呼瀧」一聲，兩個人一齊墜落下去。你道展爺聽蔣四爺說過，怎麼會忘了？皆因是一見玉堂之墓，肝腸慟斷，一旦間把埋伏就忘了，故此墜落下去。從高處往下一沉，二位爺把雙睛一閉，只覺得「撲嗵」的一下，類若陷土坑內一般。睜眼一看，哎呀不好了，將二目迷失。原來是鍾雄接著古瓷壇，有王爺的話，平地起墳，前頭安下埋伏，以作打魚香餌。鍾寨主愛惜五老爺是名揚天下第一條好漢，故此與他找了一塊風水的所在，就是五接松下。正巧前面有個山溝，準知必有人前來祭墓，把山溝下面將石灰用水潑了潑，成礮子灰墊在底下，摔不死人。上面蒲席蓋好，撒上黃土。行家看得出來。不想展、徐二人墜下去，一摔將礮子灰摔起，迷失二目。幸是礮子灰，若是白石灰，就能把展、徐二位的雙睛損壞。

只聽見上邊「嗆啞啞」一陣鐘鳴，來了些撓鉤手，把撓鉤往下一伸，就將徐慶鉤住，一齊用力，就把徐三爺搭將上來，立刻將二臂牢縛。坐在地下，閉目合睛，「哇呀哇呀」的直嚷。回手又把展爺搭將上來，也是如此。這一個不能睜開眼睛，托天的本勢也就完了。人憑的是手眼為活，總得眼淚把礮子灰沖出，方能睜開二眸。待了多時，睜眼一看，展南俠的寶劍早教人解下去了。展爺暗暗的叫苦。徐慶也就睜開眼了。面前有二、三十多嘍兵，瞧著他們兩個人直笑說：「可惜這麼大的英雄，被捉了淨哭。」有一個嘍兵過來說話道：「朋友別哭了，我告訴你一套言語，我家寨主爺是個大仁大義，不愛殺人，見了他央及央及，多磕幾個頭，就能把你們放了。」徐慶罵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小子過來，快給我們解開，好多著的呢。如其不然，可曉的你們的罪名。」嘍兵說：「你是誰？」

三爺說：「你看那位，是常州府武進縣玉杰村的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是熊飛，號為南俠，萬歲爺賜的御號是御貓，乃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之職。我乃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之職，姓徐名慶，外號人稱穿山鼠，徐三老爺就是我老人家。你們還不撒開嗎？」嘍兵聽言道：「我當你們是無名小輩，原來是有人名焉，伙計們報與寨主去。」展爺瞪了徐慶一眼，說：「被捉求死就載了，何必道名？」徐慶說：「他們要是懼官，就許把咱們放了。」

展爺說：「怎麼你又怕死了？」徐慶說：「我倒不怕死，怕幽囚起來。」展爺說：「就不該來。」三爺說：「誰有早知道？」展爺一聽，他是怕死的言語，跟他饒上真冤。見幾個嘍兵往前飛跑說：「寨主有令，將他們帶到山上，結果他們的性命。」若問二

位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